

胡承珙《毛詩後箋》成書及版本考述

陳 才

內容提要：《毛詩後箋》是胡承珙花了畢生精力所撰。胡承珙在生命的最後三四年裏進行全書的統稿和修訂工作，但未能竟事。臨終前，他囑胡培暉代為校理，胡培暉力請陳奐為之校補，纔使其於1837年刊刻，成為完書。該書刻本有求是堂本、蛟川方氏重校本、南菁書院本、廣雅書局本。至於鮑方渠刊本，則應當存疑。此外，《毛詩後箋》還有一部石印本、一部重印本、九部影印本和兩部點校本。在全面考察《毛詩後箋》所有版本及其特徵的基礎上，我們可以釐清其版本源流。

關鍵詞：毛詩後箋 成書版 版本特徵 版本源流

胡承珙（1776—1832）是清代中期《詩經》學“古文三大家”之一。其生平力作《毛詩後箋》，是清代一部重要的《詩經》學著作，學界歷來推崇備至，將其與馬瑞辰（1777—1853）的《毛詩傳箋通釋》、陳奐（1786—1863）的《詩毛氏傳疏》並稱。胡承珙撰寫《毛詩後箋》至“魯頌·有駘”章，疾作而歿，自“泮水”章以下由陳奐補成。這本未竟之作，是其一生心血所凝，奠定了他在清代《詩經》學史上的歷史地位。

一、《毛詩後箋》的成書

胡承珙《求是堂文集》中，關於撰寫《毛詩後箋》的最早記錄保存在《寄姚姬傳先生書》中，信中說，陳用光（1768—1835）“曾以拙著《毛詩後箋》中數事，錄呈左右，猥蒙先生許可，有真讀書人之目”^①。姚鼐1815年卒，此信大致作於同年或此前一年。可見，胡承珙早就開始撰寫《毛詩後箋》了。杜宗蘭在其博士學位論文《胡承珙〈毛詩後箋〉的經學與詩學》的摘要中稱，《毛詩後箋》的撰寫花了胡承珙30多年的時間。^②其論文原文無緣得見，不知其論據為何。郭全芝先生亦有同樣的觀點，她說：“胡承珙自己耗費在《後箋》上的時間，就前後長達三十年左右。”^③郭先生為《毛詩後箋》的點校者，其說雖未加論證，但理應有所根據。胡氏於1824年歸田後，雖專事著述，不預外事，但始終保持着與學界的聯繫，特別關注《詩經》學的發展情況。他的一封《答陳碩甫明經書》，即是明證：

碩甫先生足下：都門一晤，不奉教者七八年矣……昨者以病乞歸，喙息年餘，始稍稍自力，而學殖荒落，炳燭無及，奈何？承示欲發明《毛傳》，聞之躍然。想堂先生所輯《毛傳故訓》大旨，略示推輪，足下飢聞緒論，從而闡幽扶輿，邇厥

旨歸，必有以大過人者。承珙雖嘗從事於此，而作輟不恒，至今因循，未能卒業……敝鄉治此經者，汪起潛《毛詩異義》，聞已付梓，尚未得見。同年馬元伯，曩在京師，嘗共晤言，時多創論，別來未知已成書否。魏默深聞刻有《詩古微》二卷，不知其去歲曾到杭州，頃以寄書都中，向索所著矣。我朝說《詩》家，所見十餘種，善讀《詩》者，惟陳氏長發與段懋堂先生二人而已。《四庫》所著錄者，尚有《詩稗疏》、《詩疑辨證》、《讀詩質疑》數種，未見其書。足下曾有此本否？今日安研武林文瀾閣上，倘可借觀乎？^④

陳碩甫即陳奐。魏源（1794—1857）《詩古微》初刻之二卷本正是道光九年（1829）刻成，故黃麗鏞《魏源年譜》將此信繫之於此年。^⑤該信中言及魏源於前一年在杭州，據《魏源年譜》，魏源曾於道光八年（1828）在杭州^⑥，可知此信作於1829年無疑。考胡承珙於嘉慶二十四年（1819）七月五日結識陳奐，又於道光元年（1821）赴臺灣履職。信中言及“不奉教”於陳奐已有七八年，時間上正相合。這個時間與信中所言及的“昨者以病乞歸，喏息年餘”、“承珙前在海外”也相合。從此信來看，《毛詩後箋》的撰寫因胡承珙的病有所中斷，但仍然一直在堅持。而且，《毛詩後箋》的最後統稿、定稿工作應該是在1829年到1832年的這三四年中。

胡培塈《胡君別傳》謂胡承珙對《毛詩後箋》“撰稿屢易，手自寫定”^⑦，並非虛美之言。胡承珙生前在撰述本書的同時，就已經開始了對該書修訂刪改等工作。胡氏《與沈小宛書》說：

弟家居伏案，俗務閑之。拙著《毛詩》，正事繕寫，常數日不登一紙。近始寫至《王風》，容俟再加審諦，尚思隨時就正耳。^⑧

沈小宛即沈欽韓（1775—1831）。其後，胡氏在《與竹邨書》中說：

承珙歸田後，終日為無用之學。《毛詩》錄稿，僅畢《國風》《小雅》，近覓鈔胥，別錄一副，纔寫完二南、《邶風》，已及十萬言，似未免過繁，尚擬手錄蒇功，再加刪削耳。^⑨

竹邨為胡培塈（1782—1849）的號。其後，胡氏在《與林小巖書》中，又說：

拙著自謂頗有功於毛氏，今脫稿將畢矣。以卷帙過繁，將來無力付梓，尚須再加刊削耳。^⑩

1814年，魏源曾從胡承珙“問漢儒家法”，其《詩古微》初刻完成後，即寄與胡承珙，徵詢其意見。胡氏撰《與魏默深書》談了自己的看法。胡氏又有《與竹邨書》，言及：

懷祖先生書，如《國語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淮南子》校本，並《讀書雜誌》，不知刻成幾種，如可購覓，萬祈留意。^①

胡承珙請胡培暉替自己購買王念孫的書。我們可以從《毛詩後箋》中看到，書中有些地方引用了王夫之《詩經稗疏》、王念孫《讀書雜誌》、魏源《詩古微》的說法，甚至還引用了同時代的馬瑞辰、陳奐的說法。馬瑞辰《毛詩傳箋通釋》和陳奐《詩毛氏傳疏》成書較《毛詩後箋》晚，胡承珙引用其說，大概是書信交流所知。從這些地方，我們可以看出，《毛詩後箋》在撰寫過程中，確是因不斷吸取他人新說的需要而屢經刪改。

1832年閏九月十四日，胡承珙卒。可惜其時《毛詩後箋》還沒完稿。現在呈現給我們的《毛詩後箋》，自“魯頌·泮水”章下，是胡承珙好友陳奐補成。有人認為，這是胡承珙囑其好友陳奐為其續補，其實不然。應該說是胡承珙臨終前請胡培暉為其校理遺著，而胡培暉出面斡旋，再敦請二人共同的好友陳奐幫助續補《毛詩後箋》。胡培暉又同時敦促承珙二子先翰、先穎請陳奐玉成其事。陳奐所作《〈毛詩後箋〉序》中有“甲午（1834）夏，令嗣先翰、先穎召奐至其里第，屬任校讎遺書”、“今奐因令嗣之請”等語^②，只言及承珙二子，未嘗言及胡培暉，其間真相仍需點明。

在胡承珙去世前不久，胡培暉前往鐘山講院，經過他家。胡承珙謂胡培暉曰：“吾病將不起，所著《毛詩後箋》未及寫畢，所作雜文亦未刪定，子其為我理而付梓。”^③而在兩年後，胡培暉於涇川書院課讀之餘，“一意用力校訂承珙遺書，《毛詩後箋》之校勘及增補，則敦聘陳奐完成。十四年（1834）夏，陳奐親至涇川承珙家中校閱《後箋》，歷數月而畢。原書未完成之‘魯頌·泮水’以下，則由陳奐返鄉後續作。”^④胡承珙過世後，家境中落，二子先翰、先穎已不能全力支持《墨莊遺書》的刊刻付梓了。而且，《毛詩後箋》尚未定稿，其刊刻難度更大。其間，胡培暉因聘請陳奐校訂的費用問題有所糾纏，陳奐《序》中未言及胡培暉，或即由此。此外，胡培暉自己也受到了胡氏家族的一些干擾，但他始終竭盡全力，斡旋其間，終使《毛詩後箋》刊出。此即《毛詩後箋》最早的刻本——求是堂本。柳向春先生《胡培暉與陳奐交遊研究》一文於此有詳細論述，可參閱。^⑤

二、關於《毛詩後箋》版本情況的著錄

學界關於《毛詩後箋》版本情況的著錄大多不夠全面，同一版本的名稱也不夠統一。如：

孫殿起《販書偶記》：“毛詩後箋三十卷 涇胡承珙撰 道光丁酉孟冬求是堂刊 光緒十六年廣雅書局刊。”^⑥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毛詩後箋》：“道光丁酉孟冬求是堂刊本 光緒十六年廣雅書局刊本。”^⑦

范希曾《書目答問補正》：“毛詩後箋 卷。胡承珙。墨莊遺書本。許桂林毛詩後箋八卷，未刊。【補】胡書三十卷，廣州局本，續經解本。蒙按：胡書後卷未成，為陳奐所補。”^⑧蔣見元、朱傑人師《詩經要籍解題·毛詩後箋》：“《毛詩後箋》，有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《墨莊遺書》本、光緒十六年（1890）廣雅書局刻本，及《皇清經解續編》

本。”^⑩尚繼愚《詩經要籍提要·毛詩後箋》：“本書有道光丁酉（1837）求是堂刊本、《皇清經解續編》本、《廣雅書局叢書》本。”^⑪《中國叢書綜錄》的著錄與此三家並同。^⑫

蔣元卿《皖人書錄》：“清道光五年求是堂刊本；清鮑方渠刊本；清光緒十六年廣雅書局刊本；皇清經解續編本；廣雅書局叢書本；崇文書局叢書本。”^⑬

柳向春《陳奐交遊研究》附：“1）清鮑方渠刊本（《皖人書錄》）；2）道光十七年《求是堂全集》本；3）光緒七年（1881）蛟川方氏重刊本；4）《皇清經解續編》本（光緒十四年南菁書院本，光緒十五年上海蜚英館石印本）；5）崇文書局叢書本（《皖人書錄》）；6）光緒十六年廣雅書局刊本；7）1920年番禺徐紹榮彙編重印《廣雅書局叢書》本；8）1989年臺灣新文豐《叢書集成新編》本；9）1994年上海書店《叢書集成續編》影印《廣雅書局叢書》本；10）1995年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道光十七年求是堂刊本；11）1999年郭全芝校點黃山書社排印本。”^⑭

以上各家的著錄，以柳先生書最後出，言之最詳，但亦有未涉及者。此外，崇文書局曾輯刻兩種叢書，一為《崇文書局匯刻書》，又名《三十三種叢書》，一為《正覺樓叢刻》，共刻書80種，並未收《毛詩後箋》，而只是收了胡承珙的《儀禮古今文義疏》，可見該書據《皖人書錄》著錄的這個版本有誤。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的當是“續編”而非“新編”。

三、《毛詩後箋》版本特徵概述

我們若想釐清《毛詩後箋》的版本源流，還需先瞭解這眾多版本的版本特徵。

（一）刻本及其館藏情況

1. 清道光十七年求是堂本。這是《毛詩後箋》最早的版本，胡氏家刻，為《墨莊遺書》（又稱《求是堂叢書》）之一，故此本又稱《墨莊遺書》本、《墨莊全書》本、《求是堂叢書》本、《求是堂全集》本，於道光十七年孟冬刊刻行世，共二十冊。該版版高16.6厘米，版寬25.4厘米；半葉十行，行二十二字，小字雙行；左右雙欄；白口，單黑魚尾，版心處刻“毛詩後箋”四字，並刻明卷數、下再標明葉碼。正文前分別有胡培塈《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加按察使銜胡君別傳》、馬瑞辰序和陳奐序。求是堂本刊刻精良，又有陳奐校訂、胡培塈監督刊刻事宜，錯訛較少，是《毛詩後箋》最好的一個版本。現國家圖書館、臺北“國家圖書館”、安徽省圖書館、南京圖書館^⑮、浙江圖書館、湖南圖書館、中山圖書館、北京大學圖書館、山東大學圖書館、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、吉林大學圖書館、陝西理工學院圖書館、臺灣傅斯年圖書館等均有收藏。

2. 清光緒七年蛟川方氏重校本。拙撰《淺談蛟川方氏重校本〈毛詩後箋〉》認定此本“應為求是堂本的仿刻本，而非挖補本”，並對其版本特徵和館藏情況言之較詳，可參閱。^⑯

3. 清光緒十四年南菁書院本，又稱《皇清經解續編》本。光緒十一年（1885）八月，王先謙奉旨為江蘇學政。十月二十六日抵江陰。十一月於南菁書院西長江水師協鎮署故址建屋兩進，開設南菁書局，捐銀一千兩，繼阮元之志，刊刻圖書。《毛詩後箋》於光緒十四年（1888）刻成，十二冊。該版半葉十一行，行二十四字，小字雙行；左

右雙欄；白口，單黑魚尾，魚尾朝下，版心處刻“毛詩後箋”四字，並刻明卷數、下再標明葉碼。鈐“學部圖書之印”。該版本刻工精良，且對求是堂本中存在的少量錯字有所糾正。不收衆家序言和胡培塈的《胡君別傳》。該版原圖版已毀於戰火，現國家圖書館、臺北“國家圖書館”、安徽省圖書館、浙江圖書館、湖南圖書館、中山圖書館、遼寧省圖書館、北京大學圖書館、清華大學圖書館、山東大學圖書館、大連市圖書館、臺灣傅斯年圖書館等館均有收藏。

4. 清光緒十六年廣雅書局本。光緒十三年（1887）三月，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帶頭捐資創辦廣雅書局。光緒十六年，廣雅書局刻《毛詩後箋》，為《廣雅書局叢書》八十四種之三，前有牌記“光緒十六年廣雅書局刻”。該版半葉十一行，行二十四字，小字雙行；四周單欄，黑口，單黑魚尾；版框左上角有書耳，記本版字數，大小字分列；版心處為“毛詩後箋”及卷次，下注明葉碼，其下方右側刻“廣雅書局棗”五字。正文前有馬瑞辰序、陳奐序、目錄和胡培塈的《胡君別傳》。國家圖書館、臺北“國家圖書館”、南京圖書館、湖南圖書館、遼寧省圖書館、北京大學圖書館、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、山東大學圖書館、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、吉林大學圖書館、鹽城師範學院圖書館等館均有收藏。

5. 清鮑方渠刊本。蔣元卿先生《皖人書錄》據《安徽藝文考》著錄了這個版本，但是未注明刊版年代，其他多家書目亦未著錄此本，多家圖書館網站均未檢索到此版本，所以我們暫時無法見到這個版本，不知其版式特徵，甚至我們還不能斷定是否有這一版本存在，很有可能是《皖人書錄》誤錄。故這個版本僅可作為一個存疑的版本。若確實有這個版本，據《皖人書錄》的順序，其底本當是求是堂本。

（二）石印本及其館藏

清光緒十五年（1889）蜚英館石印本。清光緒十五年，由上海蜚英館據南菁書院本印行。此為《皇清經解續編》的另一個版本，共一冊，無序，無目錄，無《胡君別傳》。版高16.4厘米，分上中下三欄，每欄高5.4厘米，版寬23厘米；半葉三十三行，行二十四字，小字雙行；左右雙欄；白口，單黑魚尾，版心處刻“皇清經解續編”六字，並刻“卷七十六上/下”、下方刻“毛詩後箋”、再標明葉碼。該版雖係縮印，字跡較小，但印刷品質頗高，文字清晰。國家圖書館、臺北“國家圖書館”、安徽省圖書館、浙江圖書館等衆多圖書館均有收藏。

（三）重印本及其館藏

1920年徐紹桀彙編重印本。民國九年（1920），番禺徐紹桀將《廣雅書局叢書》彙編重印，其中自當收錄《毛詩後箋》。此本內容、行款版式與廣雅書局本《毛詩後箋》完全相同。此本安徽省圖書館、四川大學圖書館、臺灣傅斯年圖書館等均有收藏。湖南圖書館、遼寧省圖書館和山東大學圖書館既收藏了1890年的刻本，亦收藏了此重印本。

（四）影印本

一些叢書收錄《毛詩後箋》，後世影印這些叢書，自然就有了《毛詩後箋》的這些影印本了。

1. 《皇清經解續編》影印本

①上海圖書館藏本。虞萬里先生稱之為“《皇清經解正續合編》本”。據虞萬里先

生《正續清經解編纂考》一文的考證，此本當為1893年之後的本子，係據蜚英館石印本影印。^③

② 藝文印書館影印本。1965年，臺灣藝文印書館據蜚英館石印本《皇清經解續編》影印。

③ 復興書局影印本。1972年，臺灣復興書局據蜚英館石印本《皇清經解續編》影印。

④ 中國書店影印本。1988年，中國書店據蜚英館石印本《皇清經解續編》影印。

⑤ 鳳凰出版社影印本。2005年鳳凰出版社出版《皇清經解·皇清經解續編》，其中所收《毛詩後箋》，據蜚英館石印本影印，但不少地方字跡略顯漫漶。

2. 《叢書集成續編》影印本

① 新文豐影印本。1989年，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《叢書集成續編》，其中所收《毛詩後箋》，據徐紹榮彙編重印本影印。

② 上海書店影印本。1994年，上海書店也出版一部《叢書集成續編》，雖然其內容與新文豐出版的《叢書集成續編》不盡相同，但是也收進了《毛詩後箋》，也是據徐紹榮彙編重印本影印。

3. 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本。此本據南京圖書館藏求是堂本影印，收於《續修四庫全書·經部·詩類》第67冊。2002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

4. 《詩經要籍集成》影印本。2002年，中國詩經學會組織編纂《詩經要籍集成》，其中第29、30冊所收《毛詩後箋》，據1888年所刻南菁書院本影印，該本偶有缺頁。

除去以上版本之外，《毛詩後箋》還有兩個點校本問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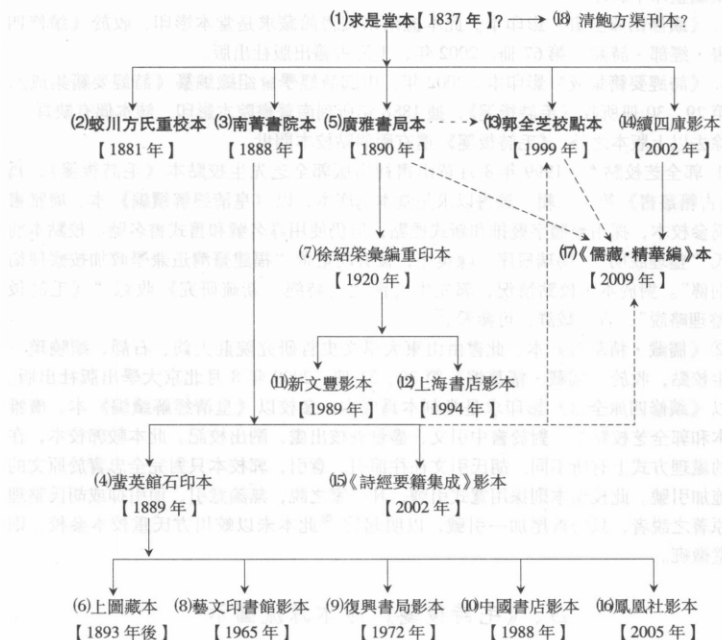
① 郭全芝校點本。1999年8月黃山書社出版郭全芝先生校點本《毛詩後箋》，為《安徽古籍叢書》第十二輯。該書以求是堂本為底本，以《皇清經解續編》本、廣雅書局本為參校本，採用繁體字豎排和新式標點，但仍使用專名號和舊式書名號。校點本前有郭氏“整理說明”、馬瑞辰序、陳奐序，後有胡培暉“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加按察使銜胡君別傳”。對於本書校點情況，郭先生《清代〈詩經〉新疏研究》收錄“《毛詩後箋》整理略說”，言之較詳，可參看。^④

② 《儒藏·精華編》本。此書由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莊大鈞、石靜、續曉瓊三位先生校點，收於《儒藏·精華編》第30、31冊，2009年8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。此本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求是堂刻本為底本，參校以《皇清經解續編》本、廣雅書局本和本郭全芝校點本，對於書中引文，盡量查核出處，酌出校記。此本較郭校本，在引文的處理方式上有所不同。胡氏引文往往節引、意引，郭校本只對完全忠實於原文的引文施加引號。此校點本則採用寬式引號，凡一家之說，無論意引、節引抑或胡氏整理歸納原著之說者，只於首尾加一引號，以明起訖。^⑤此本未以蛟川方氏重校本參校，則屬白璧微疵。

四、《毛詩後箋》版本源流圖示

通過對以上版本特徵的概述，我們可以看出，《毛詩後箋》的版本，除存疑的鮑方

渠刊本外，有求是堂本、蛟川方氏重校本、南菁書院本、蜚英館石印本、廣雅書局本、郭全芝校點本和《儒藏·精華編》本七種。《毛詩後箋》還被收入一些叢書中，故有多種影印本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據求是堂本影印；《皇清經解續編》目前已出版有多種影印本，均據上海蜚英館石印本影印，基本相同，當視為同一版本。蜚英館石印本是據南菁書院本按 9:1 的比例縮印而成，當屬同一版本系統；番禺徐紹榮彙編重印本是 1920 年由徐紹榮據 1890 年的廣雅書局本彙編重印，與原版相同，未作改動，二本亦當屬同一版本。在這五種版本中，蛟川方氏重校本、南菁書院本、廣雅書局本係據求是堂本重新校勘刊刻而成，當於求是堂本外獨成一個系統。郭全芝先生校點本和《儒藏·精華編》本為標點本，二者略有不同，則可以視為各自獨立的版本。也就是說，《毛詩後箋》具有求是堂本、蛟川方氏重校本、南菁書院本、廣雅書局本、郭全芝校點本和《儒藏·精華編》本六種版本，其中刻本四種，點校本兩種。刻本以求是堂本最佳，但亦略有錯誤。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（經部）》著錄的國家圖書館所藏蛟川方氏重校本，因為有李慈銘的校勘和跋語，也是個很好的版本，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。我們可以對《毛詩後箋》的版本源流情況，作圖示如下：



說明：

1. 字體加粗的為《毛詩後箋》的主要版本。標問號的表示存疑的版本。
2. 實線箭頭所指版本，或為影印自前一版本，或為以前一版本為底本；虛線箭頭所指版本以前一版本為參校本。
3. 南菁書院本和廣雅書局本是否參校了蛟川方氏重校本暫不清楚，但從其版刻情況來看，參校的可能性不大。廣雅書局本是否參校了南菁書院本暫不清楚。

注釋：

- ① 胡承珙：《求是堂文集》卷二《寄姚姬傳先生書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（第1500冊），235頁上欄。
- ② 杜宗蘭：《胡承珙〈毛詩後箋〉的經學與詩學·摘要》，香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07年。杜氏原文為英文：“His Maoshi Houjian, which took him more than thirty years to complete.”
- ③ 郭全芝：《清代〈詩經〉新疏研究》，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，119頁。
- ④ 《求是堂文集》卷三《答陳碩甫明經書》，255頁上欄。
- ⑤ 黃麗鏞：《魏源年譜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，85頁。
- ⑥ 黃麗鏞：《魏源年譜》，81頁。
- ⑦ 胡培暉：《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加按察使銜胡君別傳》，郭全芝校點《毛詩後箋》，黃山書社，1999年，1675頁。
- ⑧ 《求是堂文集》卷三《與沈小宛書》，263頁上欄。
- ⑨ 《求是堂文集》卷三《與竹邨書》，264頁下欄—265頁上欄。
- ⑩ 《求是堂文集》卷三《與林小庵書》，268頁上欄。
- ⑪ 《求是堂文集》卷三《與竹邨書》，265頁下欄。
- ⑫ 陳奐：《〈毛詩後箋〉序》，郭全芝校點《毛詩後箋》，3頁。
- ⑬ 胡培暉：《求是堂文集序》，《求是堂文集》，191頁下欄。
- ⑭ 柳向春：《陳奐交遊研究》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，197頁。
- ⑮ 柳向春：《陳奐交遊研究》，197—204頁。
- ⑯ 孫殿起：《販書偶記》，中華書局，1959年，21頁。
- 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中華書局，1993年，371頁。
- ⑱ 張之洞撰，范希曾補正：《書目答問補正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，15頁。
- ⑲ 蔣見元、朱傑人：《詩經要籍解題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，105頁。
- ⑳ 夏傳才、董治安主編：《詩經要籍提要》，學苑出版社，2003，257頁。
- ㉑ 上海圖書館編：《中國叢書綜錄》第2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，58頁。
- ㉒ 蔣元卿：《皖人書錄》，黃山書社，1989年，714頁。
- ㉓ 柳向春：《陳奐交遊研究》，433頁。
- ㉔ 南京圖書館誤著錄該書作者為“胡承珙”，當是形近致誤。
- ㉕ 陳才：《淺談蛟川方氏重校本〈毛詩後箋〉》，《上海高校圖書情報工作研究》，2010年第4期，43—44頁。
- ㉖ 虞萬里：《正續清經解編纂考》，《皇清經解·皇清經解續編》，鳳凰出版社，2005年，11—12頁。
- ㉗ 郭全芝：《清代〈詩經〉新疏研究》，191—197頁。
- ㉘ 沙志利：《〈儒藏〉精華編第30、31冊介紹》，http://www.ruzang.org/ft_displaynews.asp?id=491。

（作者單位：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）